

云淡风轻



韩建东自选小说集


韩建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云淡风轻

韩建东自选小说集

韩建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淡风轻:韩建东自选小说集/韩建东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321-3390-1

I. 云… II. 韩…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8753 号

责任编辑:于晨

封面设计:周志武

云淡风轻

——韩建东自选小说集

韩建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52,000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册

ISBN 978-7-5321-3390-1/1 • 2576 定价: 2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 ◇ 云淡风轻 1
- ◇ 秋夜的热风..... 18
- ◇ 禁果..... 31
- ◇ 日暮天红..... 43
- ◇ 金婚纪念日..... 71
- ◇ 店堂轶事..... 81
- ◇ 圣徒 100
- ◇ 山威 111
- ◇ 夜侠 124
- ◇ 无福之人 138
- ◇ 陋巷里的音乐家 153

◇
∴
云
淡
风
轻

那年的夏天非常炎热，报纸上说最高气温已经超过十来年前市民疯狂挤兑金圆券的那个夏季。但是——报上又评论说——老天爷再猖狂也挡不住人民群众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建设步伐。

佐意顶着火辣辣的日头从上海西区那梧桐遮阴的幽静洋房里急巴巴地赶到了北四川路，立在马路转角边的一幢暗赭色墙面的公寓大楼底下，像呆头鹅一样。公寓的门厅旁边开着一家水果店，甜沁沁的烂熟水果气味熏得人微微头晕。水果店门楣上撑开蓝白条子相间的帆布遮阳篷，挡住了正午直射的阳光。从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吹来的夏季风时温时凉，拂着佐意的脸颊，使她心中蓄满了莫可名状的渴欲。在夏季，公寓大楼的墙根处总是阴凉可人的。但若在冷雨绵绵的深秋天气，街头人影幢幢，披着绛红色大地牌风雨衣的俏丽佳人，竖起领子背倚饰有花岗岩立柱和阿波罗雕像的大厦，那份蚀骨销魂的风流……佐意心里想着，朝公寓的门厅望了一眼。她知道公寓大楼里有电梯可乘。乘电梯就有机会遇上陌生人，与陌生人的近距离相处会使她呼吸困难，心跳如擂鼓。

马路上没有行人，间隔很长时间才有一辆空空荡荡的有轨电车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中央孤寂又喧哗地呜呜驰过。正午的阳光像从倾翻的熔炉里泻出，马路、树木、建筑、电车等等景物在它猛烈的暴晒下虚幻失真。

佐意偏爱有轨电车。碰上特别孤寂难挨的夜晚，她会不顾娘姨桂妈的规劝，跑出家门去搭乘有轨电车。她端坐在明黄色的木条长椅上，像深夜归家的职业妇女那样，文静地挨个打量陌生的乘客，眼神小鹿般友善。若有人对上了她的目光，佐意就会毫无戒备地微笑，同时心儿咚咚剧跳。然而，从来没有人与她搭讪，毕竟解放好几年了，蓄意挑逗妇女的流氓阿飞或者已经绝迹。佐意认为有轨电车的设计者是善解人意的灵魂工程师。卡

通式的造型总是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教人们去爱——爱人、爱城市、爱热闹。

那天佐意站在暗赭色墙面的公寓大楼墙根下，关注着南来北往的有轨电车。

它从线条典雅流畅的北四川路桥面上缓缓冒出，在桥面上停顿一下后，滑行下桥时风度翩翩仪态万方。一连串叮当的铃声在白亮炫目的阳光下银币般撒出，令佐意联想到自来水的清凉明澈和漂白粉的生涩气味。佐意盯着空空荡荡的有轨电车停靠过空空荡荡的车站又空空荡荡地开走，忽然感到悲凉和无助。

佐意长得很美，穿着银白色无袖旗袍显得身材格外修长苗条。但是，在公私合营的水果店店员们的视线下，她却感到了不容于时代的窘迫与羞愧。她很想喝一瓶凉凉的“正广和”汽水，却始终不敢向店员开口买。幸好店员们目光友善，缄默着并不议论在门旁等候多时的佐意。他们仿佛闻到佐意身上隐隐散发的淡雅气息，氤氲在水果的俗甜气味里像开放在香水绢花中的一株幽兰。其实，佐意从来不用化妆品。她的那位早几年去了香港的丈夫爱把鼻子嗅到她的颈窝，喃喃地说她身上的气息永远是若有若无如梦呓一般温柔迷惘而不明世事，但又执迷不悟。

佐意抬腕看表，又看邮政局大厦上的巨钟。钟面上铁黑的长短指针稳重地合拢着指向“XII”。她紧紧身，大钟却不敲响。她幽怨地看着那根稍长的指针沉沉偏向右边。

热烘烘的空气涌起了无形的波浪，一伙体态优雅的青年妇女从公寓大楼的门厅里喧嚷地涌出。她们似乎都穿着白府绸衬衫和黑色绸裙。这模仿学生样的打扮与她们的电烫头发极不相宜。她们的乌发波浪披拂，有的还束上一条绣花手绢，个个热情洋溢。但她们的额发却都突兀地朝上高高反翘，平添几分妖冶。

应该梳“童花头”才相配——佐意建设性地设想。

直射的阳光使她们的眼窝又黑又深，个个都像广东人。她

们笨拙地自动排列成两人一排的短小队伍，一手遮在额头阻挡阳光，一手高高挥动纸糊的小旗。杂色纸旗在白热的阳光下酣墨淋漓。她们小心翼翼地列队绕过兀立街边的红色消防水龙后，突然拉开嗓子边行边唱了。歌声在滚滚热浪中如同冰镇柠檬水般凉涩——

[唱]六月里格痢痢么真苦恼嗷嗷嗷——

苍蝇叮来么蚊子咬呀，

杨杨柳青哪哈！

[念]人民政府来号召，

消灭四害顶重要！

[唱]哎哎哟，痢痢听了哈哈笑！

……

她们挥动着酣墨淋漓的纸糊小旗，努力地一遍又一遍唱着这支苏北俚调《杨柳青》，在佐意面前弱柳从风般列队而过。佐意谦卑地退倚墙根，羡慕又嫉妒地目送她们。她注意到领唱的妇女运用了“美声唱法”。开头起音过高了，旁人都跟不上，那妇女只好不情不愿地两次降低调门。但那领唱的妇女在唱出“六月里格痢痢”的“痢”字后却在调子上出众地添加了花腔，将音调蓦然激扬上去飞旋一圈再舒缓降落，仿佛迎风飙升的纸鸢被线扯平一样，很有点沾沾自喜的味道。佐意心里和着她们唱，想象着自己加入到她们队伍里一同行进的模样。然而，歌队无情地撇下她，自顾穿过马路，钻进一家广东烤鸭店隔壁的弄堂里去了。佐意吃力地回忆起十年前在南京读大学时的往事。那天她醒来时宿舍里空无一人，秋阳静静地透过窗户照在书桌上。她下了床，匆匆跑了出去。教室和操场空无人影，正在修剪冬青树的老花匠告诉她，同学们都集体上街头游行请愿去了。现在

她又体验到了那种被撇下的委屈，心头空落落地慌得紧。

又一辆有轨电车靠站，将一个男人抛在烈日下。他在马路对过孤兀地匆匆行走。西药店、美发厅、咖啡馆、钟表行的精致门面在他身边一一闪过。他隔马路张望一下后，斜斜地穿越马路向佐意跑来。他的发脚像乡下人一样剃得高高，一片长发偏搭在额头。他屈曲双臂姿势正规地跑动，额发弹跳。直到他站在了佐意面前，她才慢慢转过身来。佐意呆了一会儿，眼神渐渐柔成冬雾下的湖。

“认不得了。黄也。”佐意转而望大钟。

“十几年不见了么。”黄也东张西望，神色不宁。

“刚巧十年。”佐意纠正道。

“怎就想起了我？”黄也目光斜斜地盯上佐意的钻石结婚戒指，心不在焉的样子。

“……也没啥事，毕业那么多年，总想叙叙旧。”

“叙旧……还是不改小布尔乔亚的脾气。”黄也似笑非笑。

佐意忽然仰起脸，说：“黄也你还记得我从前的样子！”

黄也急退一步，抬臂虚挡一下，又觑一眼佐意的戒指，说：“听说你嫁给了大资本家？”

佐意一慌，用手捂住戒指，面孔赤红。

“毕业后等了好几年才嫁的人。结婚只有六年。”

“再两个六年就赶超英国了。”沉默一会后，黄也眯眼看看天，挥手说，“看电影去！”

黄也的步伐阔大急促，佐意不时小跑几步才能跟上。她取下戒指放入钱包，丝毫没有感觉到黄也的无礼，只是昏头昏脑跟着跑。

电影已经开映，黄也和佐意在检票口的箩筐里一人取了一把纸面团扇。扇面上彩印着民间爱情故事，佐意扔下，刻意挑了绘有“康拜因”和滚滚麦浪、号召人们努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那把。黄也咧嘴无声地笑笑。

场子里头观众寥落，黄也率先在后排就座，佐意坐下时，手触着了黄也。黄也的皮肤又湿又凉。他欠欠身，响亮地连咳了几声。

佐意是影迷，一部《风云儿女》看过三十几遍，每次都感动得泪水涟涟，像苦命的寡妇一样。但眼前放映的却是解放后新拍的《小螺丝钉》。佐意料不到会是卡通片，便微笑着侧身去看黄也。黄也专注地看银幕，身体却在滑稽突兀的音乐中僵硬了，微光中满面是汗。佐意在黑暗中说“你真……”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摇动扇子送去阵阵凉风。黄也激灵一下，随即哗哗地猛摇纸扇，说：“这片子……意义很深。”

其实，影片的情节非常简单，几分钟后佐意就明白说的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每个人都得依附集体才能存活。她觉得很合意，便认真看了下去。当那颗螺丝钉贸然脱离了它的集体——摩托车，而滚入阴沟时，佐意蹙紧眉头轻轻叫了一声。她随即自省，侧看黄也。黑暗中，黄也目光炯炯。佐意大胆微笑，同时觉得自己的表情像下流荡妇般淫邪。于是她索性鼓起勇气斜靠过去。黄也一欠身，硬木坐椅“咔嚓”一声脆响，全场观众的目光似乎都射了过来。佐意低下头，热血汨汨上涌，几乎迸裂额边血管。幸好黄也愣了几秒钟又坐了下来。

“对不起。”佐意说。

“没什么。”黄也说。

卡通片之后的正片是《护士日记》。佐意很快全身心投入银幕了。

电影散场后，佐意与黄也避在梧桐的绿阴里，都有些无所适从。佐意意识到手上的戒指早已褪去，心情陡然一阵轻松。她迅速计划着与黄也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她需要倾诉。不料，黄也突然说：“就这样吧。”

佐意猝不及防，直想哭。终于憋住后，说：“想与你谈谈。”

黄也不置可否，转身便走。佐意紧紧跟随。

终于在一家咖啡馆坐定后，佐意才松了口气。喝了口咖啡，黄也突然开口了，这令佐意惊喜交加。他评论着刚看的电影，说简素华是新时代了不起的女同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佐意受宠若惊，赶紧献媚说，我也响应国家号召的，自动把花园里的镂花大铁门拆下，献给人民政府去大炼钢铁了……黄也不屑一顾，说铁门算得了什么，连洋房也是剥削来的人民血汗……佐意委屈地闭了嘴，目光幽邃迷惘。黄也仰靠椅背，像对教徒丧尽信心的牧师那样倦容满面。

马路上有锣鼓声传来，铿锵的金属声穿透窗墙的阻隔，震得咖啡具瑟瑟颤抖。威风粗豪得不可一世的锣鼓声响了很久才远去。佐意回想起可怜的跌落阴沟的螺丝钉，说：“帮帮我。”

“什么事？”黄也的目光蓦地警惕起来。

“我想找工作。”

“你还能工作？无非精神空虚罢了。”黄也猛地仰脖喝干咖啡。

佐意用餐巾拭着眼圈，仿佛戏台上嘤嘤诉冤的青衣女子。

“蛮好当初跟你去苏北参加革命队伍的……”她说。

“这不可能。”黄也不耐烦了，说，“算了算了，资本家名声难听，洋房汽车总有享受的……”

佐意急赤白脸辩道：“他本来蛮进步的。带头公私合营，还去政协开过会……”

黄也扔掉餐巾立起，说：“没工夫陪阔太太闲聊了……”

佐意跟着立起，隔桌捉住黄也的手，连声说想办个幼稚园。你当大干部了，帮我办个幼稚园，我把洋房让出来，不要国家出钞票……黄也甩开佐意的手，说天方夜谭天方夜谭。金丝鸟还能高飞入云端？

说完，黄也掏出两元钱来扔在桌上，甩一下额发，撞开玻璃门走了。

佐意瘫倒在座，泪如泉涌。好久以后，她发现旁边立着一个木头般的侍者，才擦擦眼泪，哑声说：

“白兰地。”

天已薄暮，满天晚霞奇瑰艳丽，给城市披上了橙色华装，使人感动。佐意伫立在十字街头，银白色旗袍在人流中更是十分的不合时宜。其实，佐意请裁缝做过好几套新时代的服装，有双排扣连腰带和单排扣卡其布的列宁装，也有藏青色的宽背带裙。她却从来不敢公开穿着，只是在某些燥暖的深夜里，才勇气陡增，躲开桂妈换上新衣后溜上街头漫步游荡……今天出门时，佐意犹豫再三，终于还是穿上了旗袍。她明白，眼下的时髦更加讲究与身份相称，绝不是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如果你愿意进步，也得被社会批准方才能够进步。黄也就没有批准她。

她刚才多饮了几杯白兰地，两颊轻红，顾盼流眄。马路像猫一样正从白日的昏沉中清醒过来，躬躬背便精神抖擞。行人摩肩接踵，有轨电车一辆接一辆喧哗浩荡。有座大厦的楼顶上早早就亮出了霓虹灯：先是一具钢蓝色的齿轮在断续旋转；再显出一头金色小猪闪烁三次就长肥；最后亮出火红色标语——三面红旗万岁！

佐意伫立街头，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竟想拉开嗓子喊叫救命。突然，一辆有轨电车的辫子力度十足地在电线上划出一道蓝森森的火花，“嗞啦啦”的爆裂声爽快肉感，恰巧，路灯也一齐亮了。佐意吸口气，表情冲动地扎入人流之中。

佐意沿着南京路向西徜徉，目光迷蒙。在王开照相馆的橱窗，佐意发现，多年陈列在此的一帧自己的照片不见了。那是低调处理的侧面照，朦胧幽美，尤其是烟波迷茫的眼神，总是招

来路人的围观赞叹。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中年男人。佐意瞪着照片上憨厚的面孔，像跑到检票口才发现电影票是过期的那样懊丧。少歇，佐意回过神来，才看清那男人的胸前挂满了奖章。她换了谦卑的目光，嚅动嘴唇数数：

“一、二、三……整整一十八！”

奖章金光闪闪，如尖利的喇叭声直入脑穴。佐意双手捂住耳朵。

他的相片才有资格摆在这儿——佐意自轻自贱起来——劳动，光荣；不劳动，寄生虫。报纸上常常这么说。

坐北朝南的虹庙挤在南京路上真是煞风景，丑陋的庙门漆成恶形恶状的红颜色，在两边品位精雅的百货商店中显得既肮脏又蛮横。呛人的香烟从庙门里飘逸出来，是那法力无边的神道正在威吓凡世间。佐意抑住呼吸，在庙门口犹豫着。她一向对寺庙的恶俗气味和粗劣装饰既讨厌又害怕，认为这是野蛮和迷信的产物，根本谈不上什么信仰。基督教不同些，也不过是建筑优美、仪式文明一些罢了。佐意绝不崇洋，一向讲求精神文明。世界上真正有信仰的，还是像黄也那样的共产党员。她崇拜共产党员，想和他们一样在生活中得到高尚的信仰，但是黄也不但拒绝了她，还蔑视她。

也许……佐意想。

以前，桂妈每个礼拜都要来虹庙烧香求神，老是对佐意夸说虹庙里的神祇如何如何灵验，凡事有求必应。佐意虽然并不反驳，心里却觉得没有知识的人就是可怜。但是，自从桂妈参加了大跃进后，忽然变得满口新名词，开口就是英国美帝快完结，苏联才是老大哥，甚至把五年计划的各项数字都背得滚瓜烂熟，再不提起神道与天师。于是，在桂妈面前佐意反倒气馁起来，不但在生活上仍旧桂妈说了算，就是花园大铁门，也是桂妈自说自话拆了去炼钢铁的。佐意没有生气，仅仅是嫉妒。连桂妈也和新

社会融为一体了，而她佐意还没有。解放是解放了，社会还是分作两层的，谁要攀不上那光明境的话，那就得堕落万劫不复之地狱了。

进出虹庙烧香求神的人居然很多，都是妇女，有的还年纪很轻，却也裹着烟气面容模糊。佐意身不由己走进庙门。

神坛上供着的神像冠冕堂皇，耷拉着的两撇黑胡子和眯缝着的眼睛仿佛洞明世俗间的一切隐幽秘事。佐意仰望着神像，一时间目眩神迷。一个女人挨近佐意悄声说：“看依气色正走霉运。阿要我来搭依讲讲，解脱晦气？”佐意一激灵，只见那胖女人穿着香云纱黑衫裤，脖子上布着条条血痧，笑咪咪盯着她。佐意连连摇手说不要。胖女人凑上佐意的耳边，嗓音沙哑刺耳：“太太，灾星已经临头。再不花钱禳解消灾，恐怕……”佐意急忙躲开，脱口说：“这是宣传封建迷信……”胖女人变了面孔，浪声骂道：

“依要万劫不复了！”

佐意逃向庙门。

冷不丁有个驼背乞丐从一侧闪出，拦住去路，佐意瞪着他根雕般的脏手，惊恐失色。“太太，周济周济。”乞丐仿佛理直气壮。他们都叫佐意“太太”，这旧式的称呼使她屈辱万分。乞丐不依不饶地拦住去路，佐意仿佛陷入了牛鬼蛇神的围困之中。她急急打开钱包，看见那枚钻戒的夺目光焰。突然想到黄也甩发绝情而去的情景，佐意咬咬牙，拈出钻戒给了乞丐。乞丐掌心如同搁着烧红的煤球，他瞪着钻戒，面部痉挛目光惊怖。佐意夺路而走。

没有任何事情等待着佐意，她却像职业妇女一样行色匆匆。

“万劫不复就万劫不复吧。横竖横啦……”佐意悲壮自语，竟不流泪。

那天夜里佐意走进九重天游乐场,游客特别多。一张张嘻嘻呵呵的团团笑脸在楼梯上、在廊道间、在场子里晃来晃去。汗气污浊,像打开了酱缸盖。有人的手肘子蹭着了佐意的胸脯了,似乎是有意的,又像是无意的。佐意心跳了,但并不回避,鬼使神差挺直了胸。前面那人像个学生,他的小白脸迅速回顾一下,急急忙忙挤了开去。佐意浑身滚烫。

小剧场里人声鼎沸,嘈杂的丝弦陪伴着脆如劈竹的歌唱。演员们的脸面涂抹得通红,一侧身却显露出姜黄的耳根与后颈。台上正在上演江淮戏《义责王魁》,已经变作鬼魂的敫桂英将得官负妻的王魁追逐得满台乱窜。演员的表演与观众的喝彩都粗俗有力,兴兴轰轰的空气使佐意兴奋异常。她额头渗出密密细汗,试了几次,终于未能挤入台前,就站在人们的背后,踮起脚看完了整场演出。敫桂英是个无知无识的村妇,却以火辣辣的生命力令佐意羡慕不已。佐意退出剧场。

她一个人端坐在屋顶花园的茶座里,枯守着一杯掺了牛奶的咖啡,神态谦和地打量着来来往往的游人,觉得这些快快乐乐的人们过的才是真正的生活。偶尔,有人对上她的目光,她就迅速回避,心头咚咚跳上长久。她有时感觉到有人打量着她窃窃私语,却无人前来搭讪。

邻近高楼上的霓虹灯光在佐意白润细腻的额头上流光溢彩。此刻,佐意完全喜欢上了这里的热闹繁华。本来,是桂妈第一次带佐意到这九重天游乐场来“开眼界”的,佐意很兴奋,嘴上却对桂妈说这种娱乐场所旧社会味道太浓,不是她喜欢的地方。桂妈大为扫兴,来了两三次便不再带佐意来了。桂妈说在解放前,像九重天这样的游乐场所,对本分女人来说是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更有那些浪荡妖冶的“玻璃杯”,天天夜里浓妆艳抹跑来屋顶花园兜搭客人。当然,这都是从前的事情了。佐意是新女性,这样的游乐场毕竟品位过于低劣。她一度不再涉足此

地,而去看话剧或者听音乐,但不久,她又乏味了。听音乐太累,看话剧太空,好比糖精片,甜得紧张而又空虚。高雅剧院里的观众个个礼貌斯文,却仿佛让糨糊光了面孔,不管有没有被人注意,嘴角都弯出一点儿弧度来表示高贵与矜持。她腻烦了,便在一次闲逛中又独自来到了九重天游乐场。虽说九重天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在拥挤的人丛中潜伏着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但意外也是契机——可能改变空虚无聊生活的契机。于是,佐意常常独自来这里。迄今为止,没有事情发生。

刚才佐意来到屋顶花园的时候,茶座已经客满。桂妈的同乡、招待员阿王殷勤地为佐意添设了单独的座位。佐意发现屋顶平台的围栏上布起了高高的铁丝网,她再也不能探出身去俯视车水马龙的南京路了。阿王解释说,前不久有对中年男女跨出平台双双扎下南京路。人民政府为保障游客的安全,责令场方围上了铁丝网。佐意疑惑地对阿王说,一心寻死的人谁还拦得住?

风都让铁丝网挡在了外面,空气湿热像流质,黏稠滞重。平台中央被聚光灯亮煌煌地照射着,一个横阔大胖子和一个精瘦小个子满面油汗,搭档着在唱滑稽戏。他俩的相貌都很丑,说话含混不清。“好勿啦、好勿啦;是勿啦、是勿啦”的话语尾音如鲶鱼一般在空气中蹿来蹿去。

佐意守着咖啡独自枯坐,忽然想到自己正像一个传说中的“玻、璃、杯”。她的面孔腾地红了,慌慌地端起咖啡小口啜饮。

有位高鼻深目的男人在佐意的身边落了座。他仰面观天自言自语说:“好一个云淡风轻的夜晚。”佐意心口一悸,几乎失手泼翻了咖啡,下腹扬扬地直往下坠。桂妈常常告诫佐意:千万不能与眼圈青黑的瘦高个子男人搭讪。佐意别转脸,看铁丝网,硬逼自己去想:新社会,谁还会寻死?

那男人兴致勃勃,仿佛参透了佐意的心思。他油腔滑调地

看着佐意说：铁丝网有大用场的。寻死的人都是一念之差。他们原本打算玩够了九重天就跳楼的，来到屋顶花园后，发现原来的自杀计划不像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保险能够完成。他们的计划是让铁丝网而不是美国赤佬破坏的，于是他们只好改变计划，像你想象的那样跑到国际饭店或者黄浦江边去碰碰运气。当他们急吼吼地跑下楼去的时候，看到轧闹猛的游客个个嘻嘻哈哈蛮开心的，就会想想自家为啥勿开心。再等他们踏上南京路，朝东张张勿见外滩，朝西望望勿见国际饭店，盘算盘算还是明朝再讲吧。等到回家见到亲人老小，也就能够忍苦受难，犯不着花力气找地方去寻死觅活啦……

佐意扑哧一声笑了。那人却是一本正经，指节叩着脑穴说我认得你。佐意一仰身说不，我们从来不认识。那人涎皮赖脸凑近了说：“现在不就认识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么……”

佐意仓皇四顾，突然失声喊阿王。

阿王颠颠跑来，随手为那男人泡上茶水。他嘻嘻笑着向佐意介绍说那男人名叫虞尔利，是水平老高的照相师，也是少有的热心人。就因为太肯帮人，至今还没有对象……阿王又向虞尔利吹嘘佐意，说她是大学生出身，从前叫做知识妇女新女性，现在就是……阿王半天想不出名词来，搔着头皮说，反正文化水平也是老高老高的。

佐意一阵感动，看着阿王的团团面孔，一句谦辞也说不出口。虞尔利眼梢花花地，竖起食指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王开照相馆的橱窗里有这位女同志的艺术照片！”

“已经换成别人的了。”佐意小声说，委屈难当。

虞尔利点点头说：“是啊，真冤枉。王开发了神经病，才会这么做。”

“他是个英雄模范呢，得了十八枚奖章。”佐意说。

“英雄不等于艺术！”虞尔利愤慨激昂。他说原来你的那帧